

诗和远方，许多时候只是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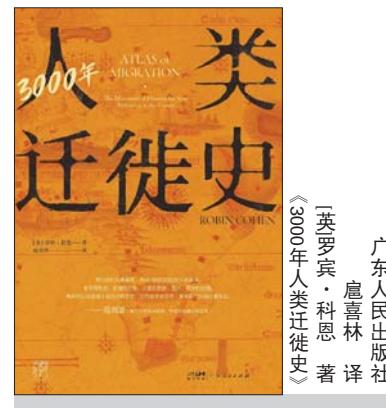
□禾刀

大约20万年前，人类从东非大裂谷出发向北迁徙，从而开启了原始的“全球化”之旅。然而，当我们阅读移民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罗宾·科恩教授在《3000年人类迁徙史》中精心梳理的44个迁徙话题后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迁徙并不是现代人臆想的诗和远方。相反，20多万年来，人类的迁徙大多时候并非阳光明媚，春风得意，反倒是饥寒交迫，凶险为伴。本书中，科恩教授用超过200幅历史图片、迁徙轨迹图、数据分析图，以及数据可视化技术，勾勒了人类3000年的迁徙轨迹。

作为一部简要梳理人类迁徙史的著作，科恩教授坚持自己的“世界观”。传统叙事中，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序幕。不过，科恩教授对欧洲人的这种所谓的“发现”不以为然，反倒觉得这更像“一种深刻的误导，因为那些非欧洲人不需要被‘发现’。‘发现’一词好像意味着他们是丢失的物件。而那些非欧洲人早已知道自己在哪里”。

历史表明，欧洲人“发现”哪里，哪里常常会遭到杀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那里的印第安人便生灵涂炭。时至今日，“平原印第安人”的后代定居在面积很小的保留地上”，这还不谈被疯狂猎杀的野牛、河狸、海狸、海獭等众多野生动物。此消彼长，其间大约有“3000万欧洲人越过大西洋”移民美洲大陆。

踩在印第安人尸体上迁徙至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强烈渴望，开启了长达三个世纪的贩奴运



动，“活着抵达美洲的非洲奴隶数量——估测有936.5万人。在奴隶城堡和越洋航行的囚禁期间都有巨大的生命损失——大约有150万人丧生”。

毫无疑问，战争是近代以来人类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当其冲的当数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无数犹太人面临法西斯的迫害时，不得不离开家园，迁徙目的地几乎遍布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这样远离欧洲大陆的国家。

人类的迁徙大多因为生存，除了战争外，便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大饥荒。1845—1850年，因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马铃薯普遍遭遇病害大量减产，“迫使大约150万爱尔兰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而1942年中国河南爆发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今天，“气候难民”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气候难民”过去更多用于沙漠化影响，而现在则是因为气温

升高。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由于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移动，传统上人们因为社交而流动的观点如今受到了挑战”。虽然气候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便已提出，关于气候协议的谈判已开展数十年，但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仍旧拘泥于传统既得利益斤斤计较，人类关于气候的共同行动仍旧遥遥无期。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性扭转，举国迁徙的“气候难民”将成为全球人口迁徙的主力军。

迁徙，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往今来，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迁徙，常常会因为文化的亲缘性选择扎堆工作生活，于是在文化交融中诞生了一些新的文化，比如黑人音乐。历史上因种种原因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习惯聚群而居，于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人族群文化。科恩教授提到，“大约有5000万海外华人(2012)分布在151个国家。全世界范围内有35个重要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是海外华人生存立足的“根据地”，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同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类迁徙的动因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虽然文明在发展，但人类迁徙道路上的障碍依旧繁多。科恩教授指出，“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到2016年，世界范围内隔离墙的数量增加了4倍，从15处增加到65处，涉及40个国家”。另一个事实是，川普政府巨资兴建的美墨边境墙并没有因为拜登的上台而烟消云散，而俄乌战争爆发后，边境墙正在“崛起”，人类自由和平迁徙之路依旧漫长。

成为母亲

□书鱼

波伏瓦曾经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你有没有想过，母亲也是如此？

人们经常会用“为母则强”来夸赞一位母亲坚强、有力量，好像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因果联系：做了母亲，自然就会变得刚毅起来。也许孩子的出生确实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但更多时候，她们也许是“不得不刚”。当一位女性多了一个母亲的身份后，到底是什么起了作用，让她变得刚毅？这中间究竟需要经历怎样的磨炼？作家、心理咨询师叶倾城在新书《你不是天生为母则强》中，为我们揭开了真实生育体验的一角，讲述了她自己是如何从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慢慢爱上自己孩子的心路历程。

产床上的大便失禁，产后的妊娠纹、漏尿和子宫脱垂，它们不是美的，也不是伟大的，即便世世代代的女性都曾经历过，但生育带来的痛苦仍然是隐身的。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母亲的伟大和牺牲，却鲜少看到背后真实的场景。这一次，叶倾城用文字去描写产床上抽象的疼痛，写产前的反复思考和度量，写身为母亲要面临的现实的养育困境。身为母亲的疼痛与快乐，同时展现在这本书中。



《你不是天生为母则强》
叶倾城 著
中译出版社

她书写的是自己的故事，一位母亲的真实体验。不是长辈式絮絮叨叨地说“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而是“这确实很不容易”，像一张厚实而温暖的毯子，让读者感受到安心。在她的笔下，“母亲”不是轻轻的一个音节，也不是厚重的深沉的歌颂，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场景：孕检像是通关比赛，每一个医生给出的数字都是考验，赢了所有关卡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婴儿；产床上笨拙的身体，还有被疼痛吞没的感觉，说“从鬼门关里走出来”毫不夸张；坐月子时，来自他人的“善意”关心让人窒息，甚至会盖过孩子出生带来的欣喜；产后“丧偶式”“诈尸式”丈夫让人生气和无语；被“母乳喂养”的观念绑架从而陷入自责的新手妈妈……

作者并非仅仅指出了生育带来的代价，她同时还提到了孩子带来的充实和快乐。你可以在权衡利弊之后，再决定是否要生孩子。也许读完之后你还是决定享受独身的快乐，也许你会被作者谈到的孩子带给她的希望所打动。无论如何，生育是女性需要共同面对的处境，所有女性都是同盟，你不是孤身一人。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出生，也许你正在焦头烂额地带孩子，也许你在享受孩子带来的乐趣的同时，感慨失去了自己的时间，那么这本书也将带给你情感上的慰藉。

作者有着30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她不仅能够看到问题，也会找到解决方法。读完之后，你可以尽力去解开女性身份的桎梏，也可以寻求家庭成员的帮助，无论如何，你都会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叶倾城认为，带孩子玩比给孩子做饭更重要，“孩子最重要的器官，绝不是胃，是脑与心”“人在出生之后，脑部会经历两次迅猛发育：一次在一岁之前，另一次就是青春期。如果想让脑部发育得好，不要光想孩子吃什么，还要让孩子的大脑习惯于狂奔、散步与休息等种种状态”。

她还说，父母将借由育儿完成自己的成长。有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关注治疗家长的童年创伤，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完成家长的自我疗愈。“无数家长将自己的焦虑、恐惧、愤怒、童年之痛、婚姻之苦、职场之挫、人生之败都投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家长自己有问题，有时候连正常的‘养育’都给予不了。”

在这本书里，作者是去理解人，而不是去评判人，正如她在书中所说：“大风雨里，我们需要的是伞，而不是‘你为什么出门不带伞的批评’。”作者对于母亲身份的共情，就像是一把伞，你可以用它雨润绸缪，也可以用它遮风挡雨，也可以在日后来为他人撑起伞，而这正是阅读的美好。

寻求另一种战斗姿态

□初曰春

许是行伍出身的缘故，我把创作当成摧锋陷阵。即便有人认为这是在哗众取宠，我仍旧迷恋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创作的确需要激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要想完成一部作品，事先得占据大量鲜活的素材，就好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做好战斗前的准备，才有底气吹起冲锋号角。

早年父亲爱念叨老一辈的事情，据他讲，祖父弟兄四人，老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老二和老三为抗战捐躯。我叛逆心强，总怀疑他在往家族脸上贴金，后来从烈士纪念碑上看到了他们的名字，我才把那些故事记在了脑海里。父亲是老党员，时常鼓励我写点好东西。我明白他的心思，说白了就是创作有情怀的作品，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这些年来我写过不少主旋律的中短篇小说。

2014年左右，我便萌生了创作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的念头，为了搜集素材，我专程赶到贵州、河北、江苏、吉林、西藏等地采风。典型案例不胜枚举，可望着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资料，我始终无从下手。原因并不复杂，满大街的摄像头不是聋子的耳朵，在办案技术手段愈加先进的今天，创作者很难再制造悬疑推理。

我把《龙抬头》的故事大纲改了又改，向自己展开了战斗，重新构思故事走向，设置了两条时间轴：警校实习生于禧森的视角瞄准当下，侧重于“服务群众”；他的父辈重新侦办盖棺论定的命案，展开扫黑除恶行动，更多的则是着墨于“打击犯罪”。这群性格迥异的主人公，既是亲历者、讲述者，更是时



代发展的见证者。

为了增强小说的时效性和可读性，我把故事的起点设在2021年1月2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刚过。那一天是大寒，黄三儿行凶致人死亡，其兄黄仁重派人到公安局长家里送重金，警方将嫌疑人释放，于禧森与父亲产生误会——第一章便是“大寒”，我在刻意营造寒气逼人的氛围，留下悬念。

后面的章节都与二十四节气或传统节日有关，除了矛盾冲突和案件侦破，我将热点事件穿插其中，比如疫情防控、网络直播、多类型的社会舆情等等。我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基层民警辅警的日常百态，甚至把这个人物塑造成了亦正亦邪的形象——面对情与义、道德与法治，他们必须接受比生死还要痛苦的考验。我想书写他们更为人性的一面，也希望自己能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进而理智地呈现给读者朋友。在《龙抬头》里，主人公

都有缺陷，我让他们在社会大潮下成长，而他们的成长实际上也是我渐进思考的过程。

与作家出版社签订合同后，我对“战果”并不满意，仍在反复修改书稿。一晃过了2022年春节，正月初七那天，父亲因病进了ICU，所有专家都说没希望了。责编宋辰辰把《龙抬头》书稿寄到老家，嘱咐我做最后一遍修改。我根本无法聚精会神，想放弃出版它的计划。

感谢上苍，父亲脱离了危险，出院后回乡下祖屋翻出烈士证，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强打精神再次讲起家族史。话里话外透着一层意思，希望我能把老一辈的牺牲写进作品里。

感谢父亲给指明了战斗方向，我大胆推翻了主人公祖父于铭忍的人设，将他安排为因阴差阳错被开除党籍的老公安。农历二月二拥有美好的寓意，在这一天我让祖孙二人同时申请加入党组织，信仰通过文字穿越“时间之墙”，也因此有了传承。

专家说我父亲顶多能活个半年，他身子一天天见好，竟然不顾阻拦，回老家开了片荒地。奇迹真的发生了，他余下的生命犹如田里开枝散叶的庄稼，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前些日子，我应邀回烟台开新书分享会。忙完活动赶回家，父亲正坐在炕上，戴着老花镜翻看《龙抬头》。担心惹恼老人家，我顺着他的心意说，小说结尾我让于禧森做了个梦，新生代梦见自己变成一条龙，神采飞扬地抬起了头；刚好在那一天，公安机关又受领了新的任务，战斗仍在继续。

父亲想了想，说，对，为了过上好日子，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战斗。